

忠文王紀事實錄

藏國光生十七歲小像

民國十一年五月廿七日



宋本忠文王紀事實錄書後

本書紀岳鄂王事凡五卷宋太學明善齋
學生盧陵謝起巖輯前有景定癸亥起
巖自序標題為忠顯廟忠文王紀事實錄
本末後有咸淳七年太學明善齋諸學生
吳安朝跋卷一高宗宸翰後附進封鄂王
及將佐等告詞又景定時中書省牒文及
改謚忠文告詞卷二卷三行實編年卷四
行實紀道卷五奏議景定列本半葉十
行每行二十二字白口雙闌板心上記字數下

記刊工姓名可辨者為錢桓及于徐東明昌
等姓名一字收截印記有錫山安國寶藏子
高文房之印晚香閣記三印函面金牒題乾
隆己酉賜廷延講官禮部尚書兼文淵閣
直閣事臣紀昀三行

按宋史淳熙五年九月賜岳飛謚武穆寶
慶元年二月改謚忠武蓋以孔明之具漢汾陽
之讓唐取二謚之美以旌異之至忠文之謚世
不盡知或且疑其不類惟近時錢汝雯新編
鄂王年譜引岳廟志略及明金忠士請金佖

祠額疏知德祐元年有賜謚忠文之典然詔
敕無徵月日不詳姑以傳疑而已今得此書
觀之則太學錄學生楊懋卿等申文已詳
叙尚書省牒中更以吳安朝跋證之始知太
學為鄂王故宅司土之神即_五也其祠名
靈通其神為正顯昭德文忠英濟侯懋卿
等因請以八字侯封改昇王爵太常寺議賜
名忠顯祠其封號原擬文忠又以二字恐與
先聖相類因先忠後文以示有別其後詳
載忠文告祠與王父子將佐加封告祠其

時則景定二年有也。祇以事出晚季，宗社旋墟，此書既少流傳，典故遂歸湮滅。致令考古者說為異聞，紀事者存為虛說，亦可歎矣。

考謝氏此書，其自序言：昨得與忠文諸孫同筆硯交，見其鄧國金佖有編哀類浩繁，備仍其傳記，纂而為要之，提云云。知當時編輯，純取材於金佖粹編明矣。今以本書與粹編對勘，則所歸高宗宸翰行實編年，與夫行實拾遺，其文字同次第同，第其

稱謂改先任為玉耳。然取浙刻梓編本逐卷
細校。則訂謬補佚。幾於不可勝計。蓋近刻
梓編皆祖明嘉靖本。其所據宋元舊本。
以年深板蝕。字多損泯。且展轉散佚。開板
至數十番之多。余頻歲游杭。仰瞻祠墓。追
念孤忠。因有校定梓編之志。遂尋求宋元
古刻。雖殘篇斷卷。亦所不遺。而所補闕文。
曾不及半。茲取寶錄參校。凡梓編自卷一至
卷九。所有奪文訛字。訂正一清。舉其犖々
大者述之。如卷四行實編年。崇寧二年。

下脫王初歲遺事一冊葉二百八十字宣和
六年春三月賊下脫首張超二十二字卷五
紹興元年十二月陞神武副軍都統制下脫
紹興二年壬子歲事實二百六十三字紹興
三年撫黃勞再三句下脫一葉二十字沿江
制使下脫六十四字卷六紹興五年窺覷上流
程下脫一葉二百四十七字卷七紹興七年此
皆宣撫岳飛下脫三十六字卷九遺事申一時
名人才士下脫一百七字秦國夫人遺事脫八
十字諸子遺事脫六十七字昭雪廟謚門

皆悲感歎服下脫六十八字追封張憲告祠
下脫三十二字咸賴以補完通得一千一百八
十二字而追封忠文牒文告詞及妻子家屬
故將封告之詞為他書不見者又二千餘言
噫可謂夥矣

此書傳世最稀罕秘特甚徧撫古今書目
皆未入錄明徐階之岳廟誌徐緒芳之精忠
實錄亦未述及其書以官牘紙印行細審紙
背有洪武九年嶧縣申文洪武十一年紹興
府冊籍各字迹知明初其板尚存於浙中

是此書刻於宋季印於明初經錫山安氏之
珍藏不知何時乃歸於內府至乾隆五十四
年己酉始出以賜河間紀文達公光緒以來
文達遺書稍散佚此書為臨清徐梧生
監丞所獲迨其八九年間徐氏截書又出
余乃在內城帶徑書坊獲之其流轉大略
可攷見者如此故景定至今越六百七十餘
年經歷四代若存若存至乾隆時幸出塵
霧上邀宸覽然深鎖禁庭未得登名秘
閣蓋高宗頻事南巡諸臣多獻祕籍及回

鑿以法多付重裝遂皆別度余嘗故宮書
庫時常見古書縱有簽題多出天祿琳
瑯琅之外此書宜存類是及文遠拜賜則
四庫全書告成已近十年無由補錄其沈
埋埋沒又百餘年連今至日乃藉余手表
而出之抑何幸歟夫孤本秘冊已自足珍
矧其告詞可考史籍之遺其文字可補故
書之闕天假奇緣錫茲瓌寶不僅珍之
什襲更將傳之萬本爰詳攷始末以質
方雅且冀當世嗜學好古之士謀所以

廣其流傳為此書續命則匪獨余一人之
私幸已也

忠顯廟忠文王紀事實錄本末
序

王忠孝出於天資功業存乎

社稷萬古在後諒亦知其列也誰
與危之我

國家思所以雪深而日熙者直與

魏然表冕不祀威羅同科瓦果
終危乎哉

今皇帝紬功鐸德闡斷燿鑿辟
雍湯湯兒像坐坐彼得祠於他
所者莫真一與京且暢其忠義之
氣克之以蘇脉斯文忠文徽號觀

曷晉武穆為有加

意向所寓亦可觀矣蓋無欲令先
岳之苟有相之道處是人全材以
副時需豈止使之能擇禮樂以
簡吾民於天下治而已哉事實
之有本末

王所以垂竹帛而誥今傳後者
竊志之矣矣嘗嘆其在

國史者不易見在家集者不及
見在將傳者不致見幸歲昨得
與

忠文諸孫同筆硯文見其鄂國

人盡作有編良難浩繁儲囑仍
其纂記而為要之提誓書一通
以置之

側筆南既自念

事之行事在

國史任志心固不增損於是集之

有無也然有忠義於肝膽者庶
其一閱於目則必將有激於衷
而爲之憮然景定癸亥元正

太學明善齋學生盧陵

謝囊序

忠義事蹟錄卷之一

高宗皇帝宸翰

紹興四年

復襄陽四詔

撥淮西二詔

紹興五年

平楊么二詔

還屯武昌一詔

紹興六年

督所親師二詔

移鎮襄陽一詔

巡邊後三詔

設邊一詔

接准西三詔

出師襄陽三詔

撫問賜器物一詔

降擒一詔

紹興三詔

招偽官更一詔

合軍二詔

乞解兵柄三詔

乞本軍進討一詔

招鄴變一詔

乞建都上游一詔

行邊鎮一詔

屯九江賜無勞一詔

紹興八年

和議一詔

紹興九年

戒嚴一詔

紹興十年

出師三詔

檄虜書六詔

議備一詔

議取一詔

議師一詔

議取一詔

議取一詔

紹興十年

紹興四年

五月王素請明死復襄鄧六郡以圖中原會方議
通虜好重於深入御札命王母出李橫所守界

勅岳飛糾鄉忠義之心通于神明故兵不犯令民不厭兵
可無愧於古人矣今朝廷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
襄陽數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奪之際謹無出李
橫所定舊章却致引惹有悞大計雖立奇功必加爾罰務
在遵稟號令而已收復之後安輯百姓隨宜措置使可守
禦不致叛師之後復有踈虞始可回軍依舊屯駐朕當重
賞賞無以旌爾功故茲筆諭無悞我言十四日

劉光世請措置荆襄 詔不許第令整兵以爲正
援復賜 御札

勅岳飛朕具省出師奏以卿智勇必遂克敵更在竭力致
身早見平定近劉光世之行措置荆襄朕已命卿豈易前
制但令光世嚴整步騎以爲卿援緩急動息可行關報也
亦當令卿將佐等知庶可益壯軍心鼓舞士氣所向無敵
孰能禦哉二十一日

夏五月進兵襄陽以克之捷聞廷議猶患其難守賜
御札問方畧

勅岳飛朕具聞卿已到襄陽卒成望風而退朕雖有對

心而深恐難善其後此賊不戰而歸其理有二一以知紀律素嚴士皆效死故軍聲遠振其鋒不可當一乃包藏賊心俟知班師彼稍就緒復來擾劫前功遂廢卿當用心畫畫全處之策來上若多留將兵唯俟朝廷千里饋糧徒成自困終無能守適足以爲朕憂不知李成在彼如何措置糧食脩治壁壘萬無劉豫爲運糧之理今既渡江也漕何所及金國僞齊事勢強弱可知厚以金幣密遣間探的雜其間蓋國計之所在也故茲筆喻深宜體悉

李成益兵請戰又大敗復賜 御札問方畧及喻

望爲誘敵之計

具省卿奏李成益兵而求我師大獲勝捷乃知無輕敵之心有勇戰之氣之所致也因以覘賊志之小小耳朕甚慰焉此月九日嘗降親筆令卿條守禦全盡之策若少留將兵恐復為賊有若師徒衆多則饋餉疲勞乃自困之道也卿必有處焉又密遣間探要知金虜偽齊事勢強弱點集次第想已必達卿宜畫畫良策來上庶幾不廢前功也將來議定卿若班師將令留人馬亦權暫少留作守城之大計其餘設伏而卿亦少留近境要當救拔賊師再來併力掩擊勦除而後已雖直贖少留人馬彼亦不敢有所侵犯也御更籌之制

冬十一月虜僞合兵大舉入寇邊報急賜御札
趣王提兵東下

近來淮上探報緊急朕甚憂之已降指揮督卿全軍東下
卿夙有憂國愛君之心可即日引道兼程前來朕非卿到
終不安心卿宜悉之

十二月提軍趨合肥御札撫問

卿義勇之氣震怒無前長驅濟江威聲遠暢宜奮揚於我
武務深得於敵情既見可棄之機即爲擣虛之計眷茲患
畧豈俟訓言深念勤勞往加撫問

紹興五年

漢制是夏四月奉詔立湖寇楊玄平長沙賜御札
近得奏知卿已至潭州時大盜將士良勞朕器湖湘之
寇通誅累年故特委卿招捕之計欲使恩威並濟
綏靖一方聞卿到彼措置得宜朕甚嘉之然今要防秋不
遠若此寇既平則可以專意扞敵更宜多算決致成功此
朕所望於卿者其他曲折張浚既至軍前可就議也二十

五月

六月太破楊玄平寇湖湘悉平賜御札褒寵

比得張浚奏知湖湘之寇已肅清紆朕顧憂良用欣慍非
御威名冠世忠畧濟時先聲所臨久自信服則何以平積

年積聚之虞於旬朝指顧之間不煩誅夷坐獲嘉靖使朕
目威無暢厥功茂焉腹心之患既除進取之圖可議緬思
規畫嘉歎不忘然恐招撫之初久懷反側更宜緩輯以安
衆情措置得宜彼自馴擾沒必已與卿計之熟矣或有陳
請可具奏來

湖湘平遠屯武備務光冷至豫備

勸岳飛武昌控荆北統諸軍以備不虞可多方措置遣得
者大間探無使寇據險阻所至無不克復如奇莫謂未有警報
而緩圖之望未甚矣然以應變之用必體國萬功有警
當極力推禦矣要務難無少疎虞即卿之功日具物實動

息養來十四日

紹興六年

春

詔宰臣張浚出視師賜

御札

朕以寡昧之資履艱難之運雖夙宵自勵冀恢復於丕基而茲先朱銷尚憑陵於方宴殆欲親蒙矢石身履艱難報兩宮遷越之讎拯百姓流離之苦坐新嘗膽疾首痛心十年于茲終食履數金奉率輔督護戎昭而卿以柱石之資總貔貅之衆居懷憤激期于邊平然念王者之師本於伐叛天下之將專以靖民俾號令之申嚴慰虞覓之從望毋覓近效有害成功必使部伍無譁田間不擾副我撫綏之

意共成戡定之功舍爵策勲朕不敢忽故茲親筆卿宜采

張浚既出觀師復賜御札申諭眷倚之意

朕等父子蒙澤中虞臨深痛心嘗膽不敢皇寧已命相

且往畫經畫玉賴爾菁深體此懷各奮精忠勉圖報效僅

有微會無或後相新募去書聖遠歸故疆恢復綱維

丹脊待望真成之意

晉公督府議進先以圖中原王遂移鎮襄陽賜

御札令勉諭將佐

朕惟國之用武必據形勝以為地利今西南之重實占上

游旣已委卿移屯要害源圖戰守之計卿宜以朕此意敦
諭將佐撫勞士卒勉思忠義戮力一心協贊事幾庶克修
濟有功必報朕不汝忘

三月丁母周國夫人姚氏憂賜御札趣

起復

比閱軍中奏知卿奄遭內艱倚注之深良用震怛然人臣
大義國耳忘家移孝爲忠斯爲兩得已降制命趣卿起復
宜體幾事之重畧常禮之煩無用抗辭即祇舊服乘吏士
銳氣念家國世儲建立殊勲以遂揚名顯親之美斯孝之
至也故茲親筆諒悉至懷

朕以朝廷患給餉者不時至賜
以賞罰

朕將遣大臣臨邊境軍須調度不可愆時應予
措置連不擾而辦者卿可具名來上當議褒擢其成
度致愆國事亦仰按劾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敢貸

九月還至武昌偽齊兵犯淮西有 詔提軍東
時王目疾甚張浚以聞詔遣僧中印皇甫知常
至軍療賜 御札勞問且趣其師

近張浚奏知卿病目已差醫官為卿醫治然戎務至繁邊
報甚急累降詔旨促卿提兵東下卿宜體朕至懷善自調

攝其他細務盡僚佐而軍中大計須卿決之如兵之在遠者自當日下抽還赴此期會想卿不以微疾遂忘國事朕將親臨江許矣併悉之

淮西寇已遁賜

御札止

東援之師且勞問

目疾

比屢詔卿提兵東下今淮西賊遁未有他警已喻張浚從長措置卿之太軍未須遽發也如聞卿果以目疾爲苦不至妨軍務否近差醫者疾馳往卿所看視卿宜省思慮謹藥行安靜調養至於求閑之請非朕所知無累請無益也

伏乞親筆以示眷懷

前詔未拜王已力疾提軍至九江奏至玉音宣諭
輔臣以王有尊朝廷之義復賜御札嘉獎且命
為乘機進取之計

聞卿目疾小愈即提兵東下委身徇國謁即事君於卿見
之良用嘉歎今淮西既定別無他警卿更不須進發其或
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卿
平日之志也故茲親詔卿宜知悉

冬王奉詔遂出師襄漢賜御札

覽奏知卿出師漢正規模素定必不徒行方冬遠涉將士
良苦卿更勤加撫勞用副朕意

師至襄漢賜 御札撫問且諭以勉力遠圖之意
卿志存憂國義專報君式總兵戎再臨襄漢顧霜露之冒
犯想徒御之勤勞深副簡知自宜神相朕當食而嘆中夜
以思非我忠臣莫雪大耻所祈勉力用究遠圖卿目疾邇
來更好安否故茲親諭想宜悉之

初王下商號至長水得糧九十七萬俘獲甚衆會
淮西有警遂還至是復與偽齊戰于何家寨于白
塔于牛蹄皆大捷賜 御札獎諭並申述前功

卿學深籌畧動中事機如兵宛葉之間奪險松栢之塞仍
得甲馬就食糗糧登聞三捷之功實冠萬人之勇朕

嚴漕輓督責計臣俾遠赴於師期庶士無於飢色卿其勝
敵益戒用心愈剛毋少徂於前勞用克當於大敵但使先
聲後實我武旣揚將見左枝右吾敵人自病朕所望者卿
其勉旃

十二月大雪苦寒遣賜器物傳宣撫問兼賜御靴
戰鞍繡鞍各一對龍涎香一千餅龍茶一合靈寶丹一合
鐵簡一對賜卿至可領也

降槍樣至軍中賜御札

卿軍中見長槍似未盡善此物湏是銛利勁決即用之借
助人力今降槍樣去可依此製造盡改舊樣不用

紹興七年

春既下詔招陷偽官吏為賜王御札令以德音激

諭

朕惟中原官吏皆吾舊臣迫於虜威中致睽絕豈棄君而從偽實權時以保民罪由朕躬每深自咎儻能懷忠體國率眾來歸當議因其官爵更加褒寵罪無大小悉與寬除天日所臨朕言必信故茲親筆所宜悉之

卿可作恭被親筆手詔移檄中原州縣官吏

復賜 御札命王詔諭偽齊親黨

劉豫親黨有能察時順理以眾來歸自王爵以下皆所不

吝罪無大小一切寬貸卿可多遣信實之人宣諭朕意

三月王扈躡至建康召至寢閣王音宣諭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王頓首奉詔時劉光世罷兵未知所付聖意屬王議既定賜御札令付王德等

朕惟兵家之事勢合則雄卿等又各宣勞朕所眷倚今委岳飛盡護卿等蓋將雪國家之耻拯海內之窮天意昭然時不可失所宜同心協力勉赴功名行賞吝勛當從優厚聽飛號令如朕親行儻違斯言邦有常憲

王既奉詔復抗疏論恢復大計時秦檜力主和議聞王將合師北討懼其成功謀奪所領光世軍從

中沮撓前議遂寢乃賜御札

覽奏備悉俟卿出師有日別降處分淮西合軍頗有曲折前所降王德等親筆湏得朝廷指揮許卿節制淮西之兵方可給付仍具知稟奏來

王至督府與張浚論劉光世軍力言張俊呂祉王德皆不可付恐士心不服或以致變浚疑其有自營得軍意王乃即上章乞解兵柄賜御札慰諭且封還奏劄

奏劄復還卿國事至重要當子細商量期於有濟可速起發見張浚仍具奏來

王復上奏懇免之詐餘服賜御札封

再覽來奏欲持餘服良用憚然卿忠勇冠世
方奇卿以恢復之事近者探報計狂戾暫窺西淮
懸日夕措置自以待之卿乃欲求閑息豈所望哉張浚
過淮西視師卿可亟往商議軍事勿復再有陳請今封還
元奏故茲親筆宜體至懷

王懇免不止詔遣中使宣請張浚所議軍事賜

御札再還元奏

比降親筆喻朕至意再覽卿奏以渾瑊自期正朕所望於
卿者良深嘉歎國家多事之際卿為大臣所當同恤見遣

中使宣卿赴張浚處詳議軍事傳曰將相和則士豫附若
其勿事形迹以濟功勳今再封還來奏勿復有請

王議事畢奉詔還屯復上奏以爲之豫逋誅盜據
中土歲月滋久汙染漸深宜及時攻取以除腹心
患乞不假濟師止以本軍進取賜 御札褒諭

覽卿來奏備見忠誠深用嘉歎恢復之事朕未嘗一日敢
忘于心正賴卿等乘機料敵力圖大功如卿一軍士馬精
銳紀律脩明鼓而用之可保全勝卿其勉之副朕注意

秋七月張俊揚沂中之旨至淮西觀瑋等果大譟
不服之以之軍叛降偽蘇賜 御

招捕

國家以疆場多虞已及防秋比降指揮除張俊爲淮西
撫使揚沂中爲制置使而廬州統制官鄧瓊意謂朝廷欲
分其兵馬遂懷反側不能自安於八日脅衆叛去朕已降
詔開諭招撫兼遣大兵如無歸意即行掩捕卿宜知悉比
覽裁減官吏奏狀知卿體國愛民之意深契朕心嘉歎無
已

王前奏乞以本軍進討劉豫既奉詔方整兵北鄉
復上奏請建都上游以瞰中原以示聖意之所向
會淮西軍變因賜 御札報諭令俟機會

覽卿來奏備見愛君忠義一忱朕懷國家之大耻竭盡民
力以養兵討我恢復之事未嘗一日少忘于心但以近者
張俊謀之不威淮西兵叛事既異前未遑亟舉而議者謂
朕當不常厥居使敵人莫測建康臨安以時往來固不害
爲恢復之畜也唯俟機會以決大策地遠不得與卿面言
卿其益勵壯猷副朕責成之意

王奉詔不復出師第行邊備守 朝廷猶以上流
爲慮賜 御札令王飭備

卿盛秋之際按邊風霜已寒征馭良苦如是別有事宜可
密奏來 朝廷以淮西軍叛之後每加過慮長江上流

帶緩急之際全藉卿軍照管可更戒飭所留軍馬訓練整齊常若寇至蘄陽江州兩處水軍亦宜遣發以防意外如卿體國豈待多言

王奉詔以舟師屯九江為淮浙聲援既至御札撫問且遺駟使燕勞

比降旨令卿領兵應援淮浙庶幾王室尊安中外寧謐聞卿即日就道屯九江憫勞跋履之勤良用嘉歎今遣江謫賜卿茶藥酒菓及燕犒將士仍令諭朕委曲之意卿宜悉之

紹興八年

秋奉詔入覲時虜人方議通好王因賜對力言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冒謀國不威恐貽後世譏議及還屯飭備益嚴已而卒許虜和賜御札報諭因其戒謹之意復寓聖訓

朕昨與卿等面議金國講和事今金人已遣張通古蕭哲前來議和朕以梓宮未還母兄宗族在遠夙夜痛心不免屈意商量然卿等戮力練兵國威稍振是致敵人革心如此卿等之功朕豈可忘若境土來復自今尤當謹飭邊備以重體朕此意益加訓練兵馬常作不虞之戒以圖永安固付此規札想直知悉

朝廷得金人書歸我河南地賜御札報諭歸功三
今月二十七日已得大金國書朕在諒陰中難行吉禮止
廷宰執代受書中無一須索止是割還河南諸路州城此
皆卿等扶危持顛之效功有所歸朕其可忘尚期飭備以
保全勛故茲親札各宜體悉

紹興九年

朝廷得金人書歸我河南地虜好方密令毋得過
界招納

朕委任卿嚴飭邊備唯是過界招納得少失多已累行約
東丁寧詳盡今後雖有三省密院文字亦須繳奏不得遺

發付此親札想宜體悉

紹興十年

朝廷得謀報虜人果有意叛盟賜

御札令飭備

昨因虜使至慮傳播不審妄謂朝廷專意議和是用累降
旨嚴飭邊備近據諸路探報虜人舉措似欲侵犯卿智謀
精審不在多說更須曲盡闕防爲不可勝之計斯乃萬全
朕比因傷冷作疾九十日不視朝今則安和無事慮貽卿
遠憂故茲親詔宜悉

夏五月虜人大舉入寇王闐警言即奏乞回陳機會

已詔諸大帥進兵賜

御札不許趙王乘機破敵

仍問計

覽卿來奏欲赴行在奏事深所嘉歎况以戎事之重極欲與卿相見但虜酋在近事機可乘已委卿發騎兵不陳許光蔡出竒制變因以應援劉錡及遣舟師至江州屯泊候卿出軍在近輕騎一來庶不廢事卿憂國康時謀深慮遠必有投機不可淹緩之策可親書密封急置來上朕所虛佇也

時河南盡陷復詔趣王與諸大帥進兵賜御札令乘機措置招納

金人過河侵犯東京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想

深情激允對境事宜可以乘機取勝結約招納等事可悉
從便措置若事體稍重合宜議者即具奏來付卿親札想
宜體悉

劉錡據順昌以抗虜王奉詔即遣張憲姚政赴敵
未至復賜 御札命應接關陝河北以固京師

金人背約兀朮見據東京劉錡在順昌雖屢有捷奏然孤
軍不易支梧已委卿發騎兵策應計已遣行續報撒離喝
犯同州郭浩會合諸路拒其奔衝卿之一軍與兩處形勢
相接况卿忠義謀畧志慕古又若出鏘師邀擊其中左可
圖復京師右謀援關陝外與河北相應此乃中興大計卿

必已有所處唯是機會不可不乘付此親札想宜體悉

王既遣張憲姚政至順昌光蔡援劉錡具以奏聞
未至六月札趣兵一

劉錡在順昌府捍禦金、雖屢殺獲其賊勢源源未已卿
依已降詔旨多差精銳人馬火急前去救援無致賊勢猖
狂少落姦便不得頃刻住滯

王之奏未至復賜 御札趣遣兵

已降指揮委卿遣發軍馬往光蔡以來策應劉錡以分賊
勢緣錡首與虜人相角稍有挫衄即於國體士氣所係非
輕卿當體國悉心措置無致少失機會付卿親札想宜體

悉

王遣張憲姚政之奏既至因復請詣在所面陳機密御札不許力戰

覽卿奏已差發張憲姚政軍馬至順昌光蔡深中機會卿乞赴行在所奏事甚欲與卿相見緣張浚親率大兵在淮上已降指揮委卿統兵併力破之卿可疾速起發乘此盛夏我兵得利之時擇利進取候到光蔡措置有緒輕騎前來奏事副朕行也付此親札想宜體悉

詔以王屢請覲慮妨乘機驛遣李若虛詣軍前議事賜御札令王審處機宜且諭以委任之意

余人所犯來京賊方在境難以召卿遠來而議人遣李若
應前去就卿商量凡今日可以乘機禦敵之舉卿可一一
籌畫措置先入急逆奏宋據事勢莫須重兵持守輕兵擇
利其施設之方則委任卿朕不可以遙度也盛夏我兵所
可至秋則彼必猖獗機會之間尤宜審處遣親札指不多
及

朝廷以順昌為憂復賜御札趣已遣之兵仍令
添師

累降詔旨令發精銳入馬應援劉錡今順昌與賊相對日
屢殺獲恐人力疲困不便卿可促其已發軍馬或更

大誓數皇夜前去協助劉錡不可少緩有失機會卿體朕此意仍具起發到彼月日奏來

初王召對罷詣負善堂見 孝宗皇帝英明雄偉退而歎曰中興基本其在是乎時儲極虛位天下寒心權臣媚忌人言在廷莫敢倡議王獨念聖眷優渥不敢愛身思欲盡言以報至是虜再叛盟王灑泣厲衆即日北討將行數請面陳冀以感動上聽會詔趣進兵不許乃密爲親書奏上之大略以爲今欲極度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不懈之志奏至宸衷感悟賜御札

褒嘉會劉錡戰退三路都統龍虎等軍因諭王以

擣虛斷後之策

覽御親書深用嘉歎非忱誠忠謹則言不及此卿識慮精深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茲者河南復陷日久愴然比遣兵渡淮正欲密備變故果致倣擾劉錡戰退三路都統龍虎等軍以捷來上顧小敵之堅深軫北顧之念卿可附近乘此機會見可而進或掎角擣虛斷後取援攻守之策不可稽留兵難遙度卿可從宜措置務在取勝用稱弘望已進御秩并有處分想已達矣建不世之勲垂名竹帛得志之秋宜決策於此他處未曾諭旨今首以詔卿蔽自

朕意想宜體悉

王得順昌府陳規所申復親提兵進援奏至賜

御札褒嘉仍諭進取

覽卿六月二十二日奏得順昌府陳規所申見親提兵前去措置恐他時愈見費力已令張俊措置亳州韓世忠措置宿州淮陽軍卿可乘機進取陳蔡就六月終一切了畢候措置就緒卿可輕騎一來相見也

劉錡旣又戰退兀朮等軍復賜御札趣先進兵

乘機決勝

劉錡在順昌屢捷兀朮親統精騎到城下官軍麤擊畏

遁去今張俊提大軍在淮西韓世忠輕騎取宿御可依累
降處分馳騎兵薰程至光蔡陳許間須七月以前乘機決
勝冀有大功爲國家長利若稍後時弓勁馬肥非我軍之
便卿天資忠智志慕古人不在多訓

提兵至蔡州賜 御札撫勞仍諭聖意

覽卿奏提兵已至蔡州暑行勞勤益見忠誠許國事數無
已朕意初欲擒取孽酋庶幾羣醜自潰兩國生民有息寧
之期然則情敵勢必已在卿目中遲速進退卿當審處所
宜

閏六月張憲復穎昌府王親帥大軍去蔡而北賜

御札嘉獎仍諭以委寄之意

覽卿奏克復潁昌已離蔡州向北措置天紳身先士卒忠
誼許國深所嘉歎然須過為計慮慮懷萬事恐至高秋馬
肥不測豕突當使許蔡遺民前期保聚大軍進退之宜輕
重緩急盡以委卿朕不從中御也

舉兵過蔡所卿破竹軍聲大振又遣楊成復鄭州
張憲復陳州捷聞賜 御札獎諭且遣中使宣勞

仍諭聖訓

覽卿奏知已遣兵下鄭州自許陳蔡一帶形勢皆為我有
又大軍去城寨止首餘畧想卿忠義許國之心必期於

馮嘉歎無已然賊計素疎以狙詐雖其姦謀不能出卿所料更在明斥候謹間謀乘機擇利必保萬全兵事雖以前度遲速進退朕皆付之卿也已差中使勞卿一軍未到間卿有所欲前期奏來入覲無不早晚但軍事可以委之僚屬即便就途遣此親札想宜馳服悉

王因奏捷歸功諸將會遣中使詔賜王貴等袍帶各一以褒其功賜各御札命王給付

朕嘗聞卿奏稱王貴張憲徐慶戰敵深可倚辦方今正賴將佐竭力奮死助卿報國以濟事功理宜先有以旌賞之其王貴等各賜然金線戰袍一領金束帶一條至可

給付也

王進兵郾城賜御札撫問仍令措置屯守蔡頴
得卿奏提兵在道暑行勞勩朕念之不忘狂虜尙在近境
今已入秋預當嚴備以防豕突蔡頴舊隸京西今專付卿
措置當分兵將屯守防扞并謀絕其糧道使虜有腹背之
顧在卿方畧隨宜處畫朕又欲與卿相見事畢輕騎一來
爲佳餘候面議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兀朮與僞龍虎大王等會于東京議以爲諸帥皆
易與獨王孤軍深入且有河北忠義響應之援其
鋒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於是朝廷得謀

報之以王軍爲慮亟賜御札令俟隙並舉

近濠諸處探報及降虜面奏皆云兀朮與龍虎議定分路致王師相近汴都併力一戰御切須占穩自固同爲謀止虜或時遣輕騎來相誘引但挫其鋒勿貪小利墮其詭計俟有可乘之隙約定期日合力並舉以保萬全

秋七月師在潁昌王以輕兵屯于鄆城張應韓清復西京趙俊復趙州孟邦傑復南城軍梁興董榮復絳州垣曲縣遂復王屋李寶孫彥戰于曹州于宛亭縣于渤海廟皆大捷中原震響兀朮併兵于東京復以僞龍虎蓋天大王及昭武大將軍韓常

之兵寇郟城王帥戲下迎擊大破之兀朮復收兵
求戰又大敗殺其夫酋阿里朮孛孛孛孛孛孛
覽卿七月五日及八日兩奏聞虜併兵東京又
侵犯已獲勝捷卿以忠義之氣獨當強敵志在殄滅
朕心深所傾屬已遣楊沂中悉軍起發自宿亳前去牽制
聞劉錡亦進至項城卿當審料事機擇利進退全軍為上
不妨圖、又不墮彼姦計也遣此親札諒深體悉

郟城屢勝兀朮斂兵退却捷繼至復賜 御札褒

諭申法前功

覽卿奏八日之戰虜以精銳衝堅自謂奇計卿遣背嵬游

奕迎破賊鋒戕其首領實爲雋功然大敵在近卿以一軍
獨與決戰忠義所奮裨明助之再冉三嘉歎不忘于懷比已
遣楊沂中全軍自宿州前去韓世忠亦出兵東向卿料敵
素無遺策進退緩急之間可隨機審處仍與劉錡相約同
之屢已喻卿不從中御軍前凡有所須一一奏來七月廿
二日

兀朮兵十二萬退屯臨穎小校楊再興以三百騎
至小商橋與虜遇大破其師兀朮憤其敗遂攻穎
昌王命子雲以背嵬援王貴戰于穎昌城西虜衆
大敗殺兀朮之子塔統軍上將軍夏金吾等凡六

人俘馘萬計得其軍護關馬及金印七鈕以獻元
术僅以身免副統軍黏汗重創輿至東京而死中
原大震王乘勝進兵朱億鎮元术收潰兵對壘而
陳王亟奏乞乘機破滅渠魁以復故壤賜御札
報諭仍寓嘉歎之意

覽卿奏元术見聚兵對壘卿欲乘時破滅渠魁備見忠義
之氣通于神明卻敵興邦唯卿是賴已令張浚自淮西韓
世忠自京東擇利並進若虜勢窮蹙便當乘機殄滅如姦
謀詭計尚有包藏諒卿亦已熟料有以應之楊珪自虜中
逃歸有所見事宜今錄本付卿亦欲一知也遣此親札想

巨體悉

偽昭武大將軍韓常既失夏金吾畏罪不敢還以
兵五萬屯長葛密遣使願以其衆降王遣賈興報
許之兀朮復聚兵十萬拒王于朱仙鎮王按兵不
動第遣將以背嵬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奔東京
時大軍去京纔四十五里方議受降且進取兩河
響應指期成功秦檜主和議懼得罪于虜亟請班
師王執旣以爲虜人巢穴盡聚東京屢戰屢奔銳
氣沮喪得間探報兀朮已盡棄輜重疾走渡河况
今憂傑向風士卒用命乘時人事強弱已見時不

再來機難輕失自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
奏至宸衷感悟令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報諸帥同

進止

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師機會誠為可惜卿忠義許國
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報揚沂中
劉錡同共相度如有機會可乘約期並進如無且止以觀
敵勢亦須聲援相及揚沂中已於今月二十五日起發卿
可照知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前詔未至諸大帥各已退師秦檜復請休兵觀釁
亟趣王退一日奉庚牌北早有二王奉詔還自朱

僊鎮將朝子在所會韓世忠在淮陽楊沂中往
州朝廷慮虜軍襲其後復賜御札令駐紮西塞制
比聞卿已趣裝入覲甚慰朕虛佇欲見之意但以卿昨在
京西與虜接戰遂遣諸軍掎角並進今韓世忠在淮陽賊
下楊沂中已往徐州卿當且留京西伺意向為牽制遣
勢俟諸虜同為進止大計無慮然後相見未晚也遣此親
札諒深體悉

紹興十一年

春正月諜報韓常將入寇王聞警即上疏乞會諸
帥兵破敵願以身為先驅既遣奏整兵以俟命未

至十五日乙卯元木韓常與偽龍虎大王先驅渡淮二十五日乙丑駐廬州界報至賜御札令王以兵至江州

據探報虜人自壽春府遣兵渡淮已在廬州界上張俊劉錡等見合力措置掩殺卿可星夜前來江州乘機照應出其前後使腹背受敵不能枝梧投機之會正在今日以卿忠勇志吞此賊當即就道付此親札卿宜體悉

二月四日癸酉王在鄂未奉前詔念虜既舉國入寇無死必濟長驅京洛虜必奔命可以坐制其警備諸人又曰抗疏曰今虜

淮西巨若擣虛勢必得利萬一以爲寇方在近未
暇遠圖即乞且親至蘄黃相度以議攻却且虜如
荆鄂宿師必自九江進援今若出此貴得不拘使
敵罔測未至賜御札趣出兵

比以金侵犯淮西已在廬州張俊楊沂中劉錡見併力
與相拒已親札喻卿乘此機會提兵合擊必成大功副
卿素志卿可星夜倍道來江州或從蘄黃繞出其後腹背
擊機會在此朝夕須報再遣親札想宜體悉

前詔未至虜已迫和州七日丙子復賜御札趣
出兵

虜犯淮西與張俊和州相拒已遣親札趣卿倍道前來合力擊 早夜以俟卿忠智冠世今日之舉社稷所繫貴在神速少緩恐失機會也再遣手札卿當深悉

九日戊寅王始奉出兵江州之詔下令以十一日庚辰就道且以奏聞未至十日己卯詔遣中使張去為至王軍賜 御札趣出兵

虜寇聚于淮西張俊揚沂中劉錡已於和州巢縣下寨與相拒韓世忠出兵濠上卿宜倍道共乘機會前所發親札卿得之必已就道今遣張去為往諭朕意卿更須兼程無詒後時之悔諒卿忠智出於天性不俟多訓也

王時以寒嗽在告庚辰力疾發鄂渚會所

帥兵破敵之奏始至賜 御札褒嘉

昨臣 仰奏欲乞諸帥兵破敵備見忠諫許國之音嘉歎不
以之勇犯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併力與 相拒御若
乘此機會亟提兵會合必成大功以朕所見若卿兵自斬
黃纒出其後腹背擊賊似爲良策卿更審度兵貴神速不
可失機會也再遣親札想宜體悉

朝廷得歸正人所報十五日甲申復賜 御札趣
出兵

比屢遣手札并面諭屬官仍遣中使趣卿提兵前來共破

虜賊詆卿忠憤許國之心必當力踐所言以擴素志今據
歸正人備說金 桀黠頭首皆在淮西朕度破敵成功非
卿不可若一舉奏功庶朕去年宥密之詔不爲虛言况朕
素以社稷之計倚重於卿今機會在此曉夕以俟出師之
報再遣此札卿宜體悉

王始自秦前詔乃益疾馳以行辛七日丙戌王癸
酉之奏始至朝廷亦欲亟過虜師賜 御札報諭
令姑緩京洛之策

屢發手詔
報攬二月
知悉然事有輕重
江

馬道在淮西勢所當先蕪韓世忠張俊楊
已與賊對壘卿須親提勁兵星夜前來斬蕪
其賊後合力勦除凶渠則天下定矣想卿聞此即便就道
再遣親札宜深體悉

是日既詔令緩京洛之策而王之出斬黃之奏始
至復賜 御札嘉歎

得卿奏欲躬親前去斬黃州相度形勢利害貴得不拘於
九江以卿天資忠義乃心王室諒惟蚤夜籌畫必思有以
濟國家之急若得卿出斬黃徑擣壽春與韓世忠張俊相
應大事何患不濟中興基業在此一舉覽奏不勝嘉歎再

遣親札卿宜體悉

十九日戊子王出師之奏始至賜御札嘉歎且

申述王初奏會兵破敵之意

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發往斷黃舒州界聞卿見苦寒嗽乃能勉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覽奏再三嘉歎無數以卿素志殄虜常苦諸軍難合今元木與諸頭領盡在虜州接連南侵張俊揚沂中劉錡等共力攻破其營退却百里之外韓世忠已至濠上出銳師要其歸路劉光世悉其兵力委李顯忠吳錫張琦等奪回老小孳畜若得卿出自舒州與韓世忠張俊等相應可望如卿素志惟貴

神速恐彼已爲遁計一失機會徒有後時之悔江
至江州與王良存應副錢糧已如所請委趙伯牛以伯牛
舊嘗守官湖外與卿一軍相諳委也春深寒暄不常卿宜
慎疾以濟國事付此親札卿須體悉

王出師斬黃親以背嵬先驅疾馳入廬州兀术懲
頴昌之敗聞軍至舉營宵遁韓常亦以長葛乞降
之舊先退兵渡淮三月一日庚子報至賜 御札
諭王令平蕩壽春

聞虜人已過壽春知可與張俊會合率楊沂中劉錡並往
尅復得之則盡行平蕩使賊不得停迹以除後患則知此

來不爲徒行也。有所措置，開具奏來。

朝廷得韓世忠奏復賜御札，趣王會合平蕩。

韓世忠奏已親提兵自濠往壽春府，卿可約與相見。從長措置虜人，若未全退，或已退復來，接戰即當乘其旣敗，痛與勦戮。使知懲畏，若已退不復來，即壽春順昌皆可平蕩。靜盡絕其後來之害，以卿體國之意，必協心共濟，不致二三也。遣此親札，諒宜深悉。

王軍在廬州，兀朮韓常已遁。得張俊報虜已渡淮，盡絕乃還軍舒州，具以奏聞。且候進止。會兀朮聞王退師，用鄆璣計復竄濠州。王聞警，以四日收。

夜發歸州進援朝廷得警奏十一日庚戌賜

御札趣出兵

元六再窺濠州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皆已提軍到淮
上以御忠智許國聞之必即日引道切須徑赴廬州審度
事勢以圖壽春廬通水運而諸路漕臣皆萃于彼御軍至
糧草不乏又因以屏蔽江上軍國兩濟計無出此已而諸
漕為御一軍辦糧草不管關之付此親札御須體悉

王已先詔出師援濠朝廷猶未知庚戌之夕王還
舒之奏始至乃賜御札嘉獎王恭謹之節而趣
令夾擊以定大功

得卿奏知卿屬官自張俊亂歸報虜已渡淮卿只在舒州
聽候朝廷指揮此以見卿小心恭謹不敢專輒進退深為
得體朕所嘉歎據報亦未用鄧瓊計復來窺伺濠州韓世
忠已與張俊揚所中曾子濠止劉錡在廬州拓業帶虎
軍卿可星夜提精兵畏糧起發前來廬州就糧直趨壽春
與韓世忠等夾擊可望擒殺元未以定大功此不機會不
可失也廬州通水運有諸路漕臣在彼運糧急遣親札卿
切體悉

王自舒州疾馳以辛亥至定遠縣元未先
以八日軍未破濠州張俊以空軍駐于蕪湖鎮去

濠六十里不能救楊沂中趨濠城累虜王德救
之而免元术方據濠聞王將至復遣夜踰淮不能
軍時朝廷方得王發舒州之奏乃賜御札嘉獎
且諭以適中機會之意

得卿奏卿聞命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
問必盡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如此據探報元术復窺濠
州韓世忠八日乘捷至城下張俊楊沂中劉錡先兩日盡
統所部前去會合更得卿一軍同力此不足平也中興
勲業在此一舉卿之此行適中機會覽奏再喜歎不已
遣此疾諭卿宜悉之

王得張俊報韓世忠先以四日癸卯自招信泗州
還楚而俊亦以十四日癸丑還軍滁州王既獨以
孤軍駐定遠而虜已悉道乃復還軍且具以奏聞
未至朝廷以未知世忠還楚十七日丙辰復賜

御札令王出濠壽牽制

累得卿奏往來虜間想極勞勩一行將士日夜暴露之
苦道路登涉之勤朕心念之不忘比以韓世忠尚在濠州
與心相拒獨力恐難支梧系奏告急卿智畧有餘可爲朕
籌度擇利提師一出濠壽間牽制勢以援世忠想卿忠
義體國必以宗社大計爲念無分彼此劉錡一軍已專令

間道先行張俊揚沂中亦遣兵前去并欲卿知

追封鄂王告中書舍人李大異行詞

勅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真是非不待百
年而定騰言名將夙號蓋臣雖勲業不究於生前而譽望
益彰於身後緬懷英槩申昇改寧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
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
四百戶贈大師謚武穆岳某緼蓋世之材負冠軍之勇方
略如霍孟姚志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誓清冀朔屢旃

而獲醜亦舍爵而策勳外愴威靈內殫謨畫屬時
將歸馬華山之陽而爾獨奮身欲撫劍伊吾之北遂致焚
虹之集寔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貴日之忠曾無其福卒
墮秣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寃連國論之既明果邦誣之自
辨 中興之主恩念不忘 重華之君追褒特厚肆鈔冲
之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我恩綸禋之王爵裂熊渠
之故壤超敬德之舊封豈特慰九原之心盖以作六軍之
氣於戲修車備械適當閒暇之時顯忠遂良罔間幽冥之
際諒惟泉歆此寵光可特追封鄂王餘如故

王之子雲贈節度使告中書舍人俞烈行

劫絳侯左袒而爲劉氏豈知書牘背之威李廣結髮而戰
匈奴不忍對刀筆之吏旣邦誣之昭白豈功令之愆志故
追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贈安遠軍承宣使岳某忠本
家傳才爲世傑稟名父之筭勝折醜虜之天驕馬革裹尸
忠肝可見蠅營集棘竒旣遽興早悲戰骨之翎飛霜豈料
戴盆而見白日慰忠竟於拱木新戎鉞於帥壇庶一節之
不磨亦九原之可起噫引劒呼痛世已知杜郵之冤結草
酬恩爾尙思輔氏之報勿以重泉之永隔而忘許國之初
心可特贈武康軍節度使餘如故

王之將張憲贈承宣使同前人行

勅權邪扇虐父肆邦誣忠義不磨大明國是既沈寃之昭
白豈功令之愆忘故追封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閩州觀
察使張憲有志戰多素推拳勇首將元戎之虎旅志犁老
上之龍庭馬革果尸忠肝可見蠅營集棘竒禍遽興早悲
戰骨之翎飛霜豈料戴盆而見白白洗忠魂於丹筆新制
鉞於苗臺庶一節之愈明亦九原之可起噫引劍呼痛世
已知杜郵之寃結草酬恩爾尚思輔氏之報勿以重泉之
求隔而忘許國之初心可特贈寧遠軍承宣使餘如故

太學陳請賜廟額封王爵及

父母妻子子婦將佐加封事

尚書省牒

太常寺狀准送下禮部狀朝奉大夫國子司業燕玉牒所
檢討官何夢然等狀奏照對臣近據太學學錄學生臣楊
懋卿等列申懋卿等宜讀蘇文忠公所撰昌黎伯韓文公
廟碑有曰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爲且謂不待生而
存不隨死而亡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
明則復爲人於是益信夫一點忠義英靈之氣景景千古
不可磨滅也懋卿等伏見太學土地靈通廟神正顯昭德
文忠英濟侯正直聰明應感如響其賜額之初則有會然
息關潛弭火警之褒其初命之告則有用物弘多祗靈炳

著之譽其再命之詞則有視學禮成言協夢卜之驗然是特言其死有所爲而未言其生有自來也逮夫三命溫綸則顯述中興名將英靈未泯彤響甚著蓋其故居且謂忠臣衛社稷生死以之則指神爲忠武岳王明矣况國史載紹興三十二年以爲飛宅爲太學正合前所謂故居之說不可誣也侯封八字其號已極改畀王爵於禮爲宜兼寶祐五年明堂赦文應神祠曾經禱祈靈應有功於民合該封爵去處今所屬保明聞奏放行况忠武昔已正並爵今豈容更下一等乎國家祀典之神父母妻子子婦佐神皆有封號今來廟神父和贈太師隋國公母姚氏贈

周國夫人妻李氏贈秦國夫人子五人雲贈安遠軍承宣使雷贈武畧郎霖贈太中大夫震贈朝奉大夫霆贈修武郎予婦五人氏氏氏氏氏氏部將六人張憲徐慶黃先牛牛李寶王貴皆未該封實為闕典比來祈禱禳穰靈驗愈著非特相多士昌斯文抑且女寧京邑其有功於國家豈淺鮮哉懋御等濫叨庶負義不容默庸敢合辭申請欲望保明敷奏改賜廟額特與超封王爵及封神父母妻及五子及五婦及佐神六人非惟忠烈之神陰拜褒嘉之寵而諸生拜賜惟均臣等竊惟褒功者崇報之常典表忠者激勸之大端其有生為忠臣沒為明神而廟食

於風化之地者尤 國家之所宜尊顯者也臣等伏見太
學土地靈通廟神正顯昭德文忠英濟侯乃 中興社稷
之臣忠武岳王飛也恭覩 國史紹興三十二年以岳飛
宅為太學及拜觀溥祐六年加封之誥有曰中興名將英
靈未泯則神之為忠武王飛明矣天下土地之祠不知其
幾而太學土地則忠武王飛為之非偶然者惟忠武王飛
明君臣之義辨華夷之分誓滅醜虜恢復中原校之東興
諸將但有戰功而不知撫讎之義遠矣雖賊檜欺天王以
忠死而志在君父力扶名義之功與 宋無極每讀 孝
宗皇帝褒揚之詔為之流涕今太學諸生率循禮義斯文

聖明使令之造而陰相默佑神與有功至若
禘祫應感靈迹顯著不可殫述夫為國有報隆生足者死
伸其於褒典合異常祠况忠武王飛已正王暨家廟忠正
至禮若於太學廟祀下稱公侯似為未便兼虜未授首正
激昂忠義之秋前廊學生楊懋卿等積其陳請所合敷奏
欲乞 聖慈念飛生死有功於國改賜廟額特與超封王
爵神父和母姚氏妻李氏子雷雷霖震霆子婦 氏 氏
氏 氏 氏部將張憲徐慶黃先牛臯李寶王貴等亦
乞普賜封號以章忠顯孝之懿人神理一其於激勸實非
小補臣等不勝昧死皇懼俟命之至取進 謹錄奏聞伏

侯勅旨云管太常寺照得國子監奏內稱太學生地不
顯昭德文忠英濟侯迺是岳忠武王今來陳乞改賜其地
廟額超封王爵切詳奏內聲說越為岳忠武王一門父母
妻子將佐等陳乞加封號呈奉書內照得今之太學生岳
鄂王故宅生之所居沒而魂魄猶應在焉祀為土地之神
誰曰不宜忠武岳鄂王太節孤忠為中興冠冕方今在直
崇異近緣鄂州土神亦係岳鄂王已奉 指揮超封節烈
二字王今來國子監奏欲以本學土地改賜廟額超封王
爵及父母妻子將佐等賜以爵號欲使鄂州土神並
體施行本寺未敢專擅合取 朝廷指揮今欲勘當伏乞

有部備申請朝廷取自 指揮施行申部奉書判備申本
寺所據太常寺勘當申到事理備錄在前上件事理伏乞
朝廷指揮施行伏候 指揮云云 今準 鈞判送下禮部
中國子監奏乞為太學土地靈通廟神改賜廟額超封正
爵事送寺擬申本寺照得太學土地見係靈通廟正顯昭
德文忠英濟侯今國子監奏稱今太學土地為岳鄂王之
故宅乞超封王爵於陳乞間忽遇鄂州諸神顯績並加封
號內一項土神岳鄂王已擬封昭烈王具申 朝廷送奉
寺官書判欲照鄂州土神一體稱呼今準 鈞判送寺擬
封申呈奉寺官書判太學岳鄂王之故宅也因以祀為出

棟朝廷累官封至八字侯近因武昌之捷陰有相焉封
為昭烈王太學遂亦有超封王爵之請同一鄂王豈宜兩
謚但昭烈二字施之武昌越廟則可施之孔堂之側之廟
則不可神生為忠臣豐功偉烈混耀今古今血食正盛英
靈默佑於斯文有關焉謚孝忠文疇固不宜況文忠二字
昔以之封侯恐與先聖相似故先忠後文示有別也其神
父與妻孥婦并部將前此未嘗封謚今準之指揮檢照條
法各合封孝字侯夫人併擬于后宅從建炎三年正月空
日已降 指揮每厚熙廿四年六月十九日已降
指揮每合擬封下項

一土地見修靈通廟爲額乞改賜廟額今欲擬忠顯廟爲額合行降勅

一太學主地正顯昭德文惠英濟侯乞超封王爵合擬二字王今欲擬忠文王

一神父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顯慶侯

一神母姚氏合擬封二字夫人今欲擬淑美夫人

一神妻李氏合擬封二字夫人今欲擬德正夫人

一神長子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繼忠侯

一神次子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紹忠侯

一神三子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續忠侯

一神四子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緝忠侯

一神五子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續忠侯

一神長子婦合擬封二字夫人今欲擬相德夫人

一神次子婦合擬封二字夫人今欲擬介德夫人

一神三子婦合擬封二字夫人今欲擬助德夫人

一神四子婦合擬封二字夫人今欲擬翊德夫人

一神五子婦合擬封二字夫人今欲擬贊德夫人

一佐神張憲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烈文侯

一佐神徐慶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昌文侯

一佐神董堯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煥文侯

一佐神牛皐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顯文侯
一佐神李寶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崇文侯
一佐神王貴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尚文侯
已上各合命詞給告伏乞

朝廷取

旨加封施行伏候

指揮

錄白忠文王告詞

勅學以明人倫忠於君者百行之本武必有文備沒爲
神者千歲之英緬懷 中興名將之居陰相首善京師之

地申以顯號揚其烈光太學土地忠顯廟神正顯昭德
忠英濟侯氣塞天地之間身爲社稷之衛有功不伐卓然
禮樂謀帥之風之死靡他凜若春秋復讎之義此維與宅
以赫厥靈溯其生之自來撫爾士之忱籲冠帶不左衽者
繫誰之力于羽在東序則遐想其人風化所關肝鬲如在
僅疏侯爵未正王封况鄂國已極於隆名宜廟食增蒙於
命祀英烈言言可畏而仰以迄于今辟雍湯湯永觀厥成
有相之道尚福茲土式勸爲臣可特封忠文王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二年二月

日

錄白王父告祠

勅 忠顯廟神父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 中興建學
實爲忠臣之故廬朕旣從六館士之請錫王爵以顯厥靈
爾教忠有訓慶流祚嗣生爲人英沒爲明神則尸而祝之
宜也封侯廟食匪唯尉烈士之志于九京庶幾聞風可以
厲俗尚其永享不佑斯文可特封顯慶侯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二年二月 日

錄白王子告祠

忠顯廟神 長子可特封繼忠侯 次子可特封紹忠侯

參子可特封續忠侯 肆子可特封緝忠侯 伍子可特
封續忠侯 勅忠顯廟神長子 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在
三之義嚴矣厥有忠孝萃於一門浩然獨存凜有生氣則
廟祀于明倫之地亦以示勸爾紹聞家庭之訓志復君父
之讎夷險交荒易子戈爲俎且伊誰之功矯矯五龍嘗與
帥焉爵之徹侯表爾世篤春秋從享尚克昌斯文可敬前
件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二年二月 日

錄白佐神告祠

忠顯廟佐神 張憲可特封烈文侯 徐慶可特封昌文

侯董先可特封煥文侯 牛臯可特封顯文侯 李寶
可特封崇文侯 王貴可特封尚文侯 勅忠顯廟佐神
張憲等文武之道二而貫之以一曰忠而已其有忠於所
事死生以之此有國者所務白也爾為偏將實佐戎旃視
茲鉄逆鼎而如飴凜義烈英風之未泯觀其所主可使懦
夫立匪唯有功於干城亦有助於名教封侯廟食維以勸
忠可依前件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二年二月 日